



红尘摆渡人

「台湾熟爱言情季」此情可待系列

沈亚 作品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沈亚
作品

红尘摆渡人

「台湾熟爱言情季」此情可待系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尘摆渡人 / 沈亚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3

(台湾热爱言情季)

ISBN 978-7-5399-6082-1

I. ①红… II. ①沈…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8304号

书 名 红尘摆渡人

著 者 沈 亚

责任编辑 赵 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4.87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082-1

定 价 16.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当个女人其实很辛苦的。要当个聪明的女人很容易，当个不聪明的女人也不难，难的是要当个既聪明却又不聪明的女人。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当个聪明的女人总是太容易发现人与人之间的
问题，任何的举动都逃不过那精明的双眼；而当个不太聪明的女
人，虽然省略了那些在“知道”与“不知道”之间的挣扎，却免不了有
种被哄骗的感觉。

所以有人说：最聪明的女人是大智若愚的女人。

说来容易，可是真的努力起来却还得大费工夫！什么叫“大智
若愚”的女人？天底下有几个大智若愚的男人？偏偏聪明的女子
所得到的评语是：聪明干练有余，可惜妩媚不足！而不太聪明的女
子得到的评语却是：善良可爱有余，可惜智商不高！

哎哟！光是想起来就叫人冷汗直流、气愤难当！

今年二十八岁了，总是听到人家问：哎哟，什么时候结婚哪？

仿佛到了这个年纪不结婚便成了社会的罪人似的。

天哪！这简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结婚居然也有罪？这简直……唉！

其实不是她不结婚啊！没有对象怎么结婚？和谁结婚？

有个好心的男同事对她说：“我告诉你，到了你这个年纪已经不能再奢求了！想想看，你要的男人是条件还不错的，是不是？年纪最好比你稍大、有不错的工作；当然啦！一定要带得出场面，不可以让你丢脸的！这样的男人到了三十多岁还没结婚，或者是身边没有女朋友的，简直少之又少。就算有，也是刚离了婚或者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怪癖！就算真的那么好，正巧给你遇上一个好的男人好了，但到了这个年纪，谁还有心情跟你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累都累死了！人家当然希望找个年轻的小女生，容易调教啊！所以啊！你最好的打算就是找个小男生，来个几年的计划，那就万无一失了！更何况，像你这样的女人对年轻小伙子是很有吸引力的！”

洋洋洒洒一大篇，言下所指的还不是：女人，你在婚姻市场上已经没什么身价了，最好的方法就是去骗骗无知的小男生吧！或许他们还肯娶你。

天！这根本是一种无上的侮辱！可是——可是又好像真的有那么点真实性存在……

难道——难道她真的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吗？

真是不可思议！几年以前，她还是个人人欣羡的单身贵族，但这么快她就已经变成所谓的单身公害了！可见世界运转的速度一定比她所想的要来得快多了！

这几年她究竟做了些什么？谈过几场恋爱，在最轰轰烈烈的时候也以为这就是今生的唯一了。可是时间过去、人间流转几度，当年的“今生唯一”也不过是几年后一场淡淡可笑的回忆罢了。

许多人告诉她：你要求的条件太高了！她每每觉得好笑，到了后来，索性也不再解释什么了！何必呢？所有的人全都以她摩登的外表和她所过的生活格调来评断她所谓的“条件”。即使她说破了嘴，也不会有人相信她所说的对爱情我真的没有所谓的条件啊！唉……冤！

回头想想过去所谈的那些恋爱，也有过生死相许的盟誓，也有过年少轻狂的恣意狂狷，可是到如今也不过是如梦一场。

记得最后一次失恋，她凄凄惨惨地找来老友房俐华。那家伙善解人意得很，二话不说地陪着她在 PUB 喝了一夜的酒。到了隔天清晨，她居然还很富研究精神地问：“这次是你第三次失恋了，请问阁下有何感想？”

她的回答是：“天哪！想到不久之后还要再重头来一次，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想想看，重新再去认识一个男人要花多少时间？认识之后，先要开始约会、牵牵小手、说说梦想、亲吻、谈论将来孩子的长相，然后……”她一拍双手，“结婚或者再一次分手。就这样！”

想不到房俐华小姐对着她嘿嘿冷笑。“想不到姑娘你居然也迂腐至此！恋爱四部曲完全照着公式来，一点也不含糊。约会、亲吻、上床、终曲，之后要嘛来张帖子昭告天下，要嘛一拍两散从此男婚女嫁互不相干。佩服、佩服！”

那到底要怎么办呢？简直想不出一个比较好的法子了！她还

来不及问她，便醉倒在 PUB 里了，连自己是怎么回家的都不知道，更别提知道答案了。现在她也没勇气再去问阿俐这个问题的答案，想来问了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所以她决定要去度假。对任何一个辛勤工作了数年的女子来说，面对这种问题而没有答案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度个假。

不管老板如何苦苦哀求，她都将不为所动！

“真的？”

“我看起来像是说假的吗？”她坚决地回答，“我要度假！度个长长的假期，任何理由都不能改变我的决心。”

“我说过要改变你的决心了吗？”她闲闲地搅拌着咖啡杯里的液体。“你可以去度假，随便你要去多久就去多久，只要你先把‘万能公司’的事给我搞定就可以了。”

“江老板，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是个冷血的女人？”她不满地说着，“你每次都这样说，然后等我把一件搞定了之后又会有下一件！结果害我到现在根本都没有机会去度假！这是不公平的！你每年都可以去度个几十天的假，为什么我就不可以？”

“你也可以啊！”她贼贼地笑着。“我不是说了，等你把这件事情搞定了就可以了吗？要不然你自己出钱当老板也可以啊！”

“江辛、江辛！你会有报应的！”她咬牙切齿地说着。

“不要说得那么难听，我只不过是有御人之能而已。”江辛甜蜜地笑着。

“更何况，有了你这种员工，我就算是遭到报应也无所谓，你能替我赚钱嘛！”

“我没见过比你更爱钱的女人！”黎若星摇摇头，叹道，“能爱钱

爱到这种程度也是不容易的，我算是服了你了。”

“嘿，我是真小人耶！”江辛抗议地说着，“你没听说吗？真小人可比得上一千个伪君子！有我这种人才好，反正我要什么，脸上都写得一清二楚。愿者上钩嘛！我又没欺骗谁。”

她那神情理直气壮得像是相当骄傲自己的“真小人”行径似的。她——黎若星只好无可奈何地说：“是啊！只不过像我这种没选对老板的人就很惨了！”

“你的意见真多。”

“将来我嫁不出去你要养我一辈子！”若星咬牙切齿地说着。

“那有什么问题！只要你永远都像现在这么会赚钱，我很乐意养你一辈子的。”

※ ※ ※

和江辛分开之后，第一件事自然是去替她赚钱。和江辛十多年的朋友、同学、姐妹的关系，让她心甘情愿替她卖命，即使她知道江辛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势利小人。

人的际遇真的是很奇妙的：缘分、缘分，怎么也想不到像她和江辛这样两个截然不同性格的人，居然也会维持了这么多年的友情而毫无改变。

当年节俭得近乎吝啬的江辛，如今已经是一家中型企业的老板；而当年狂野嚣张的她，却成了江辛手下的第一员大将。

若星抬头望着会议上的人，这也是缘分……奇怪的缘分！

他叫关尔峰。

关尔峰是个标准的白马王子。他英俊多金、风流倜傥，而且还是个十分幽默风趣的翩翩公子。这样的男人简直无可挑剔，但是

面对他，她却怎么都激不起半点绮想。尔峰对她也有趣得很，两个人私底下称兄道弟的，也不知道究竟是谁的毛病多一点？

“盯着我看什么？”关尔峰挑挑他那两道俊眉。“怎么？突然爱上我了？”

“要是那样倒好点。”若星撇撇嘴，收拾着桌上的档案，“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对你老不来电啊？”她苦恼地摇摇头。“和你孤男寡女在一起都没事！天！”

“喂喂喂！做人身攻击啊？你是觉得我对你太好了？”关尔峰俏皮地朝她眨眨眼。“要来电还不容易！要不要试试看我著名的‘关氏魅力’啊？”

“你省省吧！”若星翻翻白眼。“什么魅力？用在我身上一点用也没有。”

“我没用过啊！”关尔峰笑了起来。“我们是好兄弟嘛！怎么可以害你？”

“这倒也是。”她不置可否地耸耸肩。关尔峰最多的就是绯闻，和他扯在一起的女人名字可以排成大学联考的榜单那么长。“真奇怪，怎么不会有报应啊？”她莫名其妙地问着，“像你这种人应该老早就有报应啦！怎么都没报应啊？”

“已经报应啦！”关尔峰大笑。“现在不就是报应了？我这么爱你，你却像个木头一样，这不叫报应叫什么！”

“尽说些疯话。”若星叹口气，站了起来。“生意谈完了，我走了。”

“喂！侮辱完了就走人啊？你有没有良心啊你！”尔峰按住了她，那张俊秀的面孔上有种孩子似的赖皮。“陪我吃饭算是赔

礼喽！”

若星耸耸肩。“好啊！反正我也不想回公司去了，我们找个好地方吃饭吧。”

“什么好地方？带你去赴宴啦！”他笑着推推她。“走吧！送你回家换衣服。”

“赴宴？！”

“后悔莫及喽！”

※ ※ ※

万能公司开幕三周年纪念酒会。

“万能公司酒会？”若星讶异。“这是什么？”

“宴会啊！”关尔峰迷人地微笑着。“你不是说过万能公司的人难缠得很吗？现在不是进来了？”

黎若星愣愣地看着他，从没想过尔峰居然是个这么细心的人！过去他们虽然在工作上有所来往，不过一向是各做各的，除了两个人共有的生意外，几乎是不谈公事的，这次他竟会为了她的一句话而大费周章，实在是令她感到意外。

“怎么啦？进去啊！”他绅士地将手臂交给她。“今晚你一定会有所斩获的。”

※ ※ ※

“我知道你对今天晚上的酒会很不满、很不屑！可是这是生意，这不是艺术。你是个艺术家，但是艺术家也要吃饭生活的。今天晚上你如果坚持不出席，对公司的前途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他还是无动于衷地坐着。大厅里人声喧哗，音乐流窜在每个

角落里，他坐在他专属的工作室里专心地画着画，对她所说的话和门外的一切完全无视，一张脸仍像座雕像般毫无表情。

“该死！孟齐，你说话！”她忍不住愤怒地低吼。

他淡淡地看了她一眼。“你喜欢作秀就去，我没兴趣。”

“这不是作秀！这是我们的事业！我是为了你才筹备这次的晚宴的，我要把你介绍给这里的生意人，这是……”

“生意。”他简单地替她说完，脸上浮现出轻蔑讽刺的笑容。

“生意！”

“孟齐！睁开你的双眼！这是一次机会，也许是你这一生都不会再遇上的好机会！”她强拉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来了这么多的人！他们全都是为了你而来的！只要你出去和他们应酬几句。一切就OK了！”她近乎哀求地看着他。“算是我求你好吗？出去露个脸。”

孟齐静静地看着大厅里的人们，他们人手一杯酒，衣冠楚楚地谈笑风生，那些虚伪的笑容在他眼里就像是狼一般的贪婪、污秽！

“公平一点！他们是你的主顾，你不能在还不认识他们的时候，就判定了他们的善恶。”

“那你看到的是什？钱？”他冷笑着转过身来。“莎菲，我怀疑人在你的心目中不会有善恶、好坏之分，我以为他们在你的心目中只有两种分别：有钱和没钱。”

她迅速变了脸色，原本温和的面孔变得铁青。“你是这么认为的？”

“或许。”

她立刻转身。“那好，我现在就去告诉我们的客人，说晚宴取

消了！”

※ ※ ※

“找什么？”关尔峰走到她的身边，微笑地问道：“今晚你是我的女伴，可是你的眼睛总是这么不安分地到处移动，这是很不礼貌的喔！”

“什么礼貌？”若星斜睨他一眼。“我看你光是应付那些名门淑媛都快分身乏术了，还有空理我？”

“我听到的是大名鼎鼎的黎若星所说的话吗？”尔峰笑了起来，放肆地拥着她的肩。“今天晚上我真的是值回票价了！”

“你正经点行不行？”若星无奈地推开他的手。“我正在找孟齐，你见过他吗？”

“孟齐？”关尔峰耸耸肩，潇洒地转身替她拿了一杯酒。“见过，不过我想你不会喜欢他的。这些搞艺术的人总有些怪脾气，孟齐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

“什么意思？”若星啜着酒问着，眼睛却仍然不停地闪动着搜寻的光芒。

“是个很有艺术气息的人吗？”

他将她的面孔转向他，“喂！没人教过你和别人说话的时候要看着对方吗？你是怎么在这个商场上活下来的？”

“仗恃着我所有不礼貌的细胞。”若星甜蜜地微笑，抛下他，迎向正从楼梯走下来的女子。“莎菲小姐。”

关尔峰无所谓地笑了笑。若星对他的放心和漫不经心，有时候的确对他的男性自尊造成了伤害，但是只要看到她可以瞬间又转化成一個充满自信的商业干才和谈生意时双眼所绽放的光彩，

他又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少有女人在商场上冲锋陷阵时，还能像若星这样生龙活虎且保持着优雅的风度的。

虽然有时候他实在受不了她对感情的无知。

“黎小姐。”莎菲面无表情地招呼。“我不知道你今天也来。”

“有位朋友带我来的。我也是到了之后才知道今晚是万能公司开幕三周年的酒会。”若星仔细地观察着曼莎菲的表情，她谨慎地微笑。“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需要我扶你去休息一下吗？”

“不必了。”莎菲勉强她笑了笑。“我是来宣布今晚的宴会到此为止的，恐怕我不能再招呼大家了。”

若星吓了一跳。“什么？酒会已经开始了，怎么可以宣布结束？这对贵公司的名誉非常不好，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曼莎菲只是淡淡地看了她一眼，那目光似乎有些意外和讽刺。而只是淡淡的一眼，若星便感受到那种不被欢迎的冷淡。她轻轻蹙起眉，返到一边。眼前冷艳的曼莎菲显然和一般的生意人不一样，她不明白为什么她一定要如此的拒人于千里之外？如果孟齐也像她这个样子，那么她的确不会喜欢的。

“各位来宾！”曼莎菲走到会场中央拍拍手。“非常抱歉，今晚的宴会……”

“招待不周。”

若星讶异地转身，看见楼梯上出现一个穿着牛仔衣的男子。他那满脸的胡髭和长而乱的头发，显示出他的身份——除了孟齐之外，不会再有人穿成这副样子出现在宴会上了。

戏剧化的场面让她一时之间愣愣地站在原地。她的目光和孟

齐对个正着，那锐利而忧郁的眼神竟让她的心脏漏跳了一拍！

“这就是孟齐。”尔峰走到她的身边轻轻地说着。“我以为他今天不会出现。”

若星回过神来。“我刚刚也这么以为。”

曼莎菲的表情甚至比他们还要意外。她瞪着从楼梯上走下来的孟齐，就像看到火星一样！

“我是孟齐。”孟齐却是极为自然地笑着。“这个样子就出现在这里，的确是有点不大礼貌。不过我刚刚才完成一幅画，在时间上已经迟了些，我想，各位当然不会见怪的，是吗？”

简简单单的几句话、无懈可击的风度、绝对迷人的笑容，轻易地化解了紧张的气氛。

孟齐让人觉得他身上所穿的不是牛仔装，而是最佳的礼服！他简直就是一个具有最佳外交家风度的艺术家——至少这是黎若星第一次见到他时，对他所产生的印象。

※ ※ ※

中国台北市的房价非常高，在台北想住好一点的房子，虽然不至于难如登天，但的确是并不容易。对黎若星来说当然也有这种困扰——在她的姑姑过世之前有这种困扰。

若星的姑姑是个奇特的女人。她终生未嫁，全心投入艺术工作——黎探春是个雕刻家，有名的雕刻家。由于姑姑的影响，若星才会做“艺术中介”的工作。黎探春生前对哥哥的小孩都视如己出，而若星是她最疼爱的一个。在她的遗嘱中，若星是最大的受惠者。她将财产平均分给几个孩子，若星得到的便是这栋位于台北高房价区的房子。

每当听到同事们抱怨着买不起房子的痛苦时，她便想到姑姑。若不是姑姑将这栋房子留给她，她可能花上二十年的时间也住不起这种地方！

她叹口气，将高跟鞋脱掉，躺在沙发上。今夜的一切仍历历在目，那双忧郁却又睥睨一切的眼睛似乎一直追随着她的身影。

孟齐没和她说话，可是她知道他看到她了，而且几乎整夜他的目光都在她的身上。那种洞悉一切的眼光让她觉得无所遁形！

若星蹙起了眉，轻轻地咬着下唇。那种眼光好奇怪！他为什么不直接和她说话？当然啦！因为曼莎菲一直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他根本没机会跟任何女人说话。而只要是有所感觉的女人都不会去接近他——曼莎菲的眼光毒辣得足以杀死人！

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一点实在引起她极大的好奇。光从外表上来看，曼莎菲和孟齐绝对是一对璧人：孟齐高大英俊，曼莎菲艳冠群芳。他们站在一起会使许多男人、女人艳羡，可是为什么她总觉得事实和表面的情况差距很大？孟齐不经意看向曼莎菲的目光里，并没有深情……

若星抓抓头，呻吟一声：“天哪！那关我什么事啊？我何必想这么多？接近他们只不过是我的工作而已！只要我将事情办完了，我就可以得到我的休假了，管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黎若星！黎若星！我知道你在家，出来啊！”

若星跳了起来。“阿棋？”她开心地冲到阳台，看到阿棋和他的朋友们正在对面朝她招手。“喂！你们回来了！”

“当然回来了啊！难道会住在那里吗？”阿棋笑咪咪地看着她。“坏女孩！这么晚才回家，我要是你男朋友一定一刀劈死你。跑到

哪里去玩了?”

“赚钱喽!”若星耸耸肩叹息。“谁像你们那么好命?”

“什么好命?我们也刚工作完回来啊!”阿棋抗议地说道,“去东南亚耶,多辛苦啊!”

“对啊!对啊!”另外三个大男生同声附和着,朝她扮个苦瓜脸。

若星笑了起来。阿棋和他的朋友们合组了一个乐团,在台北各大PUB里演唱,还算是小有名气。他们偶尔也接受外地的邀请外出表演。看他们一群大孩子似的男人每天抱着乐器哇哇叫,真是可爱得很!

一年前她刚搬来的时候,有天夜里受不了他们练唱的声音,气不过就穿着睡衣跑到阳台上骂人,没想到他们竟因此成了好朋友。到现在,阿棋他们有什么活动都还是会找她一起玩。

“小蜜呢?”她左看右看,仍没看到那个狂野的大眼睛女孩。“她怎么不在?”

“在啊!”阿棋指指身后。“她正在替我们准备庆功宴;你要不要过来和我们一起庆祝?”

“庆祝什么?”

“庆祝我们征服了东南亚!”阿棋发出放肆的叫声,几个大孩子在阳台上像野人一样呼啸着。

若星忍不住笑了起来。“安静一点!小心管理员过来和你们拼命。”

“谁听得到啊?”阿棋作势四下看了看。“我们在所有房子的最后一排耶!就算发生凶杀案也没人知道。”他贼贼地斜睨着她奸笑。

“嘿嘿！你怕不怕啊？我们可能是狼人喔！喔呜……”

黎若星大笑着朝他扮鬼脸。“你啊，省省吧！和小绵羊一样无害。”

阿棋捧着胸膛哀叫着：“你伤害了我小小的脆弱的心灵……”

“喂！东西好了啦！你们还要聊多久啊？我要把酒喝光喽！”小蜜在屋子里大叫着，“喝光了！喝光了！”

“喂！等一下！”三个大男孩惨叫着冲了进去。“等等我们啊！”

若星笑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天！你们像蝗虫一样！”

阿棋耸耸肩看着她。“要不要过来嘛！要的话就现在过来啊，我下去帮你开门。”

若星笑着摇摇头。“不了！我今天已经很累了，改天吧。今天你们是你们的庆功宴，我过去做什么？改天我再到 PUB 去找你们。”

“真的不过来？”

“当然是真的。”

阿棋的样子相当失望，他叹了口气：“过来啦！一个人多无聊？我是同情你耶！”

阿棋那张风靡了无数少女的面孔上有种奇异的渴望；他是个漂亮的大孩子。“我累了。”若星打个呵欠，笑了笑。“我进去了，你们好好玩啊！”

“黎若星！”

她关上阳台的落地窗，朝他挥挥手。“晚安。”

阿棋仍不死心地站在那里，直到小蜜不耐烦地将他拉了进去。

若星微微一笑，将窗帘拉上，隔离了对面的欢笑，也隔离了阿棋对她那似有若无的迷恋。